

##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

獲補助年度	106年度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七年級
中文姓名	何家豪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奧地利維也納
國外實習機構	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附設醫院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佳
短片時間及標題	無
<p>一、緣起</p> <p>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p> <p>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p> <p>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p> <p>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p> <p>六、感想與建議</p>	

## 一、緣起

大四那年，我得知中山醫有給予實習醫師海外交換的實習機會，醫學系系辦也常常舉辦學長姐海外實習的分享會，從我知道海外學習之後，每一年我都會去聽聽學長姐的分享，有美國、奧地利、日本等等國家的醫院。決定大七在中山醫實習時，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好好把握中山醫給我們實習醫生海外學習的機會，就算競爭激烈，也要努力嘗試。

而我會選擇奧地利維也納，則是與我的背景有關。從四歲開始，父母就讓我學習鋼琴和一般音樂知識，小學和國中也是念正統的音樂班，主修鋼琴；然而，在台灣學習音樂之路非常艱難，所以高中和大學則跳脫古典音樂的學習，大學甚至來到醫學系就讀，但我仍不願放棄音樂，平時仍有在學習鋼琴和樂理知識，得知可以來到維也納實習時，就認為這完全是我生命中兩大領域的完美結合—古典音樂和醫學，所以我選擇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

此外，在大學六年級時，我特別喜歡閱讀古典心理學的書籍，包含探討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以及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們都是古典心理學三大龍頭的其中兩位，也是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的校友，這讓我更想要來這個校園、醫院一探究竟。

## 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維也納一般醫院(英語: Vienna General Hospital, 德語: Allgemeines Krankenhaus, AKH)是維也納醫科大學附設醫院，地理位置正是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市中心，這棟建築是全世界最高的醫學大樓之一，也是歷史悠久的一間醫院。

維也納一般醫院(簡稱AKH)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86年，Dr. Johann Franckh捐獻自己的財產，在維也納創建的軍事醫院。到了1693年，當時的國王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投資更多的金錢和人力建造更大型的醫院，在1697年，就建好了第一間病房，可以容納上千位病人。在之後的年代，有著人民、君王的協助，AKH慢慢的更加茁壯，加入更多的人才，制定更完善的制度，許許多多的基礎醫學領域也從此開始，包含現代的流行病學、解剖學、新興心理學等等。19世紀，也規劃了維也納醫學院的合併，讓醫學教育融入整個醫療環境，在歷史的演變下，造就了現在完整的AKH。現在，AKH將近有9,000名員工，其中有1,600位醫師，每年將近有95,000位住院病人500,000名會來384門診部門，超過11,000位學生會來此申請。知名的歷史人物有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外科醫師Denkmal Theodor Billroth等等。

###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在開始實習前，維也納醫科大學就寄信給我們，請我們申請實習的科別，兩個月的時間可以選擇兩個科別，我二話不說，立刻填入麻醉科和耳鼻喉科，這兩科是我在見習與實習的過程中，最喜歡的科別，甚至未來考慮當一位麻醉科醫師或是耳鼻喉科醫師，也因為醫院有龐大的規模，所以很順利的就申請到了。

第一個月，我在神經外科的麻醉科實習，每天七點半就要到麻醉科辦公室聽晨會，每位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會被安排到各個刀房，在這第一個月我看到許多與台灣不一樣的麻醉科。首先，當我得知要



到「神經外科」的麻醉科時，就讓非常的困惑，因為在台灣，麻醉科之後就沒有再區分科別了，但是在維也納，麻醉科還能再分更多的次專科，例如婦產科麻醉科、小兒麻醉科、神經外科麻醉科等等。其次，則是麻醉醫師和麻醉護理師的職責，台灣的麻醉醫師需要一次顧三到四個刀房，每一間刀房則由麻醉護理師監控病人的狀況，需要時才打電話給麻醉科醫師，然而在維也納，麻醉科醫師會親自監控開刀病人，而需要做麻醉護理時，才會打電話給麻醉護理師幫忙，這個言下之意

也代表，他們需要大量的麻醉科醫師，每一間刀房有一位麻醉醫師之外，還會有一位主導全科麻醉的主管麻醉醫師，其他還有可以隨時待命的麻醉醫師。此外，麻醉科在麻單的填寫是完全電子化的，這和台灣也不同，台灣還是必須由麻醉護理師手動填寫麻單(但是，病歷、



護理紀錄等等卻是紙本)。其餘的麻醉方法或是技術操作都與台灣麻醉科的環境大同小異。在這個月，麻醉科的主治醫師會先示範如何放置靜脈置留針(IV line)、動脈置留針(A line)、抽取動脈血、動脈血判讀(Gas analysis)、插管

(Intubation)、打入麻醉藥品、控制呼吸器、填寫麻醉表格……，之後，如果有機會，在主治醫師的帶領下以及維護病人安全的前提下，我能做到所有麻醉科醫師能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主治醫師喜歡玩一些遊戲，例如警報器響了、監視器出現紅字了，他會問我這個「麻醉醫師」該怎麼辦？要我自己想辦法，主治醫師不會立刻給我答案，他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我腦力激盪，當然主治醫師也會教導許多專業知識，同時會問許多基本醫學知識，考驗我回家功課有沒有做好。第一個月麻醉科實習，收穫非常多，不管專業知識或是臨床操作，都有充分的學習。

第二個月，我來到了耳鼻喉科，實際上，耳鼻喉科的器具、操作等等，與台灣非常相似，但是令我驚訝的事情是，醫療制度上的不同。在病房裡，病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醫師，耳鼻喉科的病房分別由三位主治醫師平均分配，查房和臨床照顧都是直接指派醫師。而且，在門診，病人也不能選擇要請哪一位耳鼻喉科醫師看，兩位耳鼻喉科醫師顧著門診，外頭的病人隨機分配給兩位門診的耳鼻喉科醫師看診。病房、門診以及病房的事物，都是會平均分配給每一位醫師，所以每一位醫師的工作量、工作時數都會固定。然而，在中山醫，醫師與病人的醫病關係非常緊密，所以不論門診或是住院病人，都由主要照顧的主治醫師來照顧。不過，在大六時，我曾經在高雄長庚見實習，高雄長庚的內科，門診病患是給熟悉的主治醫師照顧，但是病房則是由每位醫師每個月輪替。在維也納耳鼻喉科實習的過程中，才知道台灣的耳鼻喉科常常看到的鼻喉鏡 (Rhino-Laryngoscopes-Videoscope)，是維也納作了許多創新和研究的結晶，再傳到世界各地的，也藉此可以得知，維也納在耳鼻喉科的領域擔任十足的拓



荒者。在耳鼻喉科裡，老師常常給我們看鼻喉鏡的影像，讓實習醫師實地問診、理學檢查和病歷書寫，就和台灣的教學門診一樣，主治醫師聽完實習醫師的解釋之後，會在給予更多的回饋，就這樣一來一往的學習。雖然我不會德文，但是當時的主治醫師和在地的醫學生都會很熱情的翻譯成英文讓我學習。

在這短短的兩個月裡，當然我學習到了麻醉科和耳鼻喉科的知識，看見台灣和奧地利不同的醫療結構。但是，更讓我感興趣的是醫師的工作時數，在平常的談話中，我常常問主治醫師歐洲的工時以及假期，原來歐洲的居民，對於工時是非常的嚴格的，他們不能超時工作，也不能作工作規範以外的工作，甚至有替補人員，可以讓他們有足的工作時數彈性，讓醫師得以請病假或是應付突如其來的大量工作量，甚至規定假期一定有五個禮拜以上的特休假期。而台灣，我們不得不承認醫師的工作時數和工作量都非常龐大，醫師不足的情況下又得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只希望未來可以改善這樣的狀況，但同時還是給台灣民眾最好的醫療服務，讓醫病關係更加美好。

####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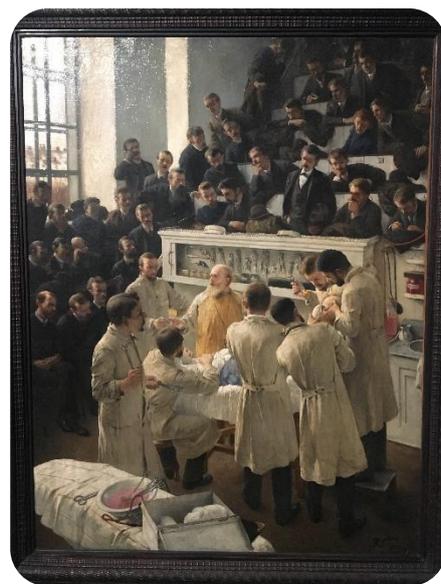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歐洲，在陌生的環境下，為了住宿必須和房東應對，為了省餐費必須去超市買菜自己在家煮飯，為了到目的地要研

究複雜的地鐵和路上電車系統…，一次又一次的跳脫舒適圈。當然，不能不提到維也納是享譽國際的「音樂之都」，有非常多知名的古典音樂作曲家都來自維也納或是在維也納出名，例如莫札特(Mozart)、舒伯特(Schubert)、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等等。所以我們安排了一天晚上，來到Volksoper theater聽世界聞名的德文歌劇—魔笛(英語: The Magic Flute 德語: Die Zauberflöte)，聽到著名的《仇恨的火焰(Der Hölle Rache)》，也就是台灣俗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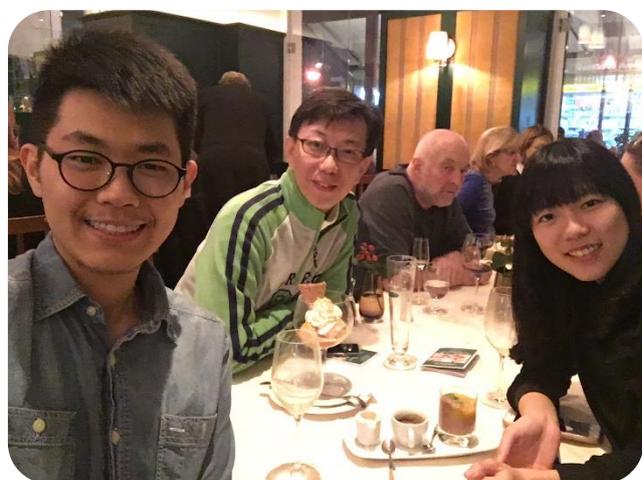


夜后，令人非常感動。維也納也是世界上最多博物館的城市，在10/7當天，我們恰巧碰上了維也納一年一度的博物館之夜，一人只要花12歐的學生票，從晚上六點到凌晨一點可以參觀所有維也納的博物館，而我在七個小時內，逛了五個博物館，包含博物館美景宮(Schloss Belvedere)、阿爾貝蒂娜博物館(Albertina)、電影史博物館、藝術史博物館以及自然史博物館，其中在美景宮有

維也納最有名的畫作，《吻(The kiss)》，  
是奧地利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的畫作，還看到了Billroth當年在AKH  
的第一台外科手術，展現當時外科手術的環  
境。



在實習的兩個月中間，中山醫很貼心的  
安排老師來到各個國家探訪我們的實習狀況，  
討論我們有沒有生活的問題或是時習上遇到  
的困難。這次來維也納探視我們的是副系主任也是耳鼻喉科的主任辛  
宗翰醫師，我們與主任在某天的晚上一同共進晚餐，享受維也納的傳



統料理—炸肉排和燉牛肉，這  
也是我們難得在外面吃高級餐  
廳，真的很感謝中山醫請主任  
來關心我們的狀況，在歐洲能  
夠和熟識的老師見一面，心情  
很溫暖。

有關維也納的食衣住行。

說到美食，我們常常在住宿的地方自己煮飯，因為不習慣歐洲的料理，  
維也納大多都是肉類為主，青菜非常少，口味也偏鹹，但是在家裡煮，

能降低成本之外，還可以煮出比較營養均衡的食物。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小發現，例如沒有閘門的地鐵，小費文化非常盛行，汽車永遠禮讓行人等等各式各樣的生活體驗，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 臨床技能的提升：例如：靜脈置留針(IV line)、動脈置留針(A line)、抽取動脈血、動脈血判讀(Gas analysis)、插管(Intubation)、問診技巧、理學檢查等等。
2. 增進英文的溝通能力：奧地利是德語國家，所以和主治醫師溝通時都必須講英文。
3. 認識不同的制度：奧地利和台灣擁有不同的醫療體系以及醫療制度，甚至比較奧地利和台灣的醫療健保制度的異同。
4. 病人隱私的絕對尊重：當我在拍照時，主治醫師強調絕對不能放病人的臉部照片，也強調必須詢問主治醫師和病人的意願。
5. 工時的認知：可以比較奧地利的工時和台灣的住院醫師在近期納入勞動基準法，對於工時和工作職權劃分
6. 醫學與藝術人文的結合：在維也納的藝術人文氣氛非常濃厚，所以醫療環境也有濃厚的人文氣氛，能比較台灣推行的醫學人文的在地化和國際化。

## 六、感想與建議

這次在維也納當交換學生的經驗非常的充實，不論是在醫院實習的學習，或是在生活中看到的文化衝擊，對我來說是很好的體驗。在實習中最有深刻印象的，當然是在麻醉科實習的時候，維也納的神經外科的麻醉科醫師，總是把我當當地的維也納的實習醫生教導，每次警鈴聲響的時候，都會問我接下來該怎麼做，甚至給我準備藥品、調整呼吸器、插管等等，有時候主治醫師甚至需要我回答非常專業的問題，例如問我腎臟製造尿液的生理過程，如果是用中文回答還能順暢的解釋，但換到用英文回答時，就變得非常的困難，但這也正好訓練我的英文能力和學習醫學基本知識，這樣的學習非常的精實。

對未來的學弟妹，我有一些建議，第一個，奧地利的官方語言是德文，雖然用英文對話對於生活和實習都非常順暢，不會帶來極大的困擾，但如果再去奧地利前會德文，可以快速的學習第二外語。其次，在醫院，所有的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都會對實習醫生說，歐洲是很棒的地方，千萬不要錯過一絲一毫的時間，所以除了實習之外，一定要好好運用休息時間和周末觀光。最後，雖然歧視事件不常發生，但是亞洲人在歐洲仍然會遇上歧視的問題，不論是嘲笑中文或是亞洲人的外表，遇上歧視的問題，如果對方是朋友或是其他的實習生，可以慢慢的解釋這樣的話語會令人不舒服，但如果是遇上路人，千萬不要起

爭執。

最後，謝謝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和學海築夢計畫可以讓我去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當兩個月的交換學生，維也納的學習帶給我滿滿的收穫，不過這些回憶卻是無法計數的。